

◇ 王维胜

蓝色黄河与阳光永靖的诗意图表达



在我的印象里,写永靖的文章非常多,郁金香、黄河三峡、高原湖泊、炳灵寺、太极鸟,恐龙,这些都是永靖的题材或元素。可是汇编成册的书并不多,《永靖山河韵》应该是第一部。这本书是一部以黄河文化为脉络,以“蓝色黄河·阳光永靖”为主线,深度挖掘永靖的自然与人文双重底蕴的优秀作品。

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梁衡的散文,以大气磅礴、深刻思想、感悟独特而颇受读者欢迎。他的《刘家峡绿波》,以磅礴的笔力勾勒永靖的绿,水库的波,刘家峡的坝。黄河以黄为名,承载着人们对其奔腾咆哮、泥沙俱下的固有印象。然而黄河到了永靖,却展现出惊叹的蓝色面貌,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母亲河的认知。梁衡也被震撼到了,他写道:“那本是夹泥带沙、色灰且黄的河水;那本是在山间湍流,或在垣上漫溢的河床,这时却突然变成了一汪面积百多平方公里的碧波。我真没有想到,这以黄闻名于世的大河,也会变成一张绿荷叶。水面是极广的。向前,看不到她的源头;向后,望不尽她的去处。”梁衡把黄河比成一张荷叶,这种独具匠心的比喻手法,使黄河变得可爱,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而刘梅花的《刘家峡的色彩》中,对“蓝莹莹的”黄河进行了更加生动的描写:“刘家峡的黄河是蓝莹莹的,像马兰花的那种蓝,干干净净,清澈又迷人。”这种蓝色被形容为“黄河的密码,是黄河的基因,是为之坚持的颜色”,并且这种颜色能够“捕获所有的注意力”。

我跟刘梅花相识很久,她多次到临夏。她的散文《古渡口古河州》中,她把我为她念的一首花儿也写进了去,这篇散文被北京选为2018届高三语文模拟试题汇编。马步升评价她的散文“强势崛起于西北大地,为当代散文带来了一股类似于青草的沁香。借用娱乐界的流行语,她大约要归之于草根逆袭。是的,草根。扎根于大地深处,守护着生命的本真,以不屈不挠的姿态释放着内心的能量。”

刘梅花用细腻的笔触捕捉了刘家峡四季鲜明的自然色彩,永靖的呼吸,太极岛湿地,芦苇从中翩跹的候鸟,马鞭草花海,碧水丹霞,构成了“流动的八卦图”。还有“偷偷爬上柳枝的那一抹鹅黄”“郁金香展露她艳丽的衣裙”等意象,将春天的生机与夏天的绚烂具象化,赋予自然景物以动态的生命力,构建了一幅地域美学画卷。

李萍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观察,尤其擅长从乡土自然与日常琐事中提炼诗意。她在《关于永靖的字词句(组章)》中,以夏日的晚霞、余晖、夏风、夏光为背景,描绘了诗意的永靖,完美的永靖。通过盛开的夏荷,将永靖的美丽和故事呈现在细节中:“满塘夏荷,幽香暗袭暗喜。喧嚷是故事,寂静也是故事,相对无言也是故事,都是永靖的故事。”她将自然之美与温馨的场景融为一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田园生活的惬意与满足。她的笔下,美景被赋予了生命,它们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流动字词的组合,从而展现出一种鲜活的气象。“一枝荷诉说鹤立鸡群的故事,顶着烈日,饮下所有荷的目光。来来回回,温柔以待是游记,是散文诗。”苍翠的山、流动的水、绽放的花、欢鸣的鸟,构成了李萍灵动的文字。李萍将美景转化为文字的艺术,不仅展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也体现了她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蓝色黄河作为全书的首辑,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描述,更是永靖县自然与人文之美的真实写照。作家们通过散文形式,将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黄璨的《永靖黄河绿水清》、张子艺的《刘家峡水里有鱼》、张军山的《蓝色的黄河穿过永靖》、郝伟的《摘星记》、吴春梅的《如是蓝》《月光下的太极岛》、安蓝的《故乡情,永靖爱》、姬良淑的《对107公里大河的遐想》、肖学红的《美丽的黄河三湾》、崔云琴的《坝上时光》、柳小瑛的《十里风情有花堤》、王春芳的《魂牵梦萦太极岛》等篇章,各具特色,堪称经典,各具情感基调与思想内核。

美丽的永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情感共鸣,而作家们的书写,又为黄河之蓝,加重了色彩。

永靖县不仅自然风光秀美,人文历史同样丰富多彩。永靖是中华民族黄河古文化早期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作家们在散文中,不仅描绘了黄河的自然美景,还深入挖掘了永靖县的历史文化。如炳灵寺石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座黄河石窟”,被誉为“中国石窟的百科全书”。吴春梅擅长以诗歌化的语言构建文本,她的散文《十万佛洲》,以炳灵寺石窟为核心,通过细腻的笔触与诗意的语言,将历史文化与个人感悟深度融合,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孔令莲的《妙香佛国炳灵寺》《罗家洞往事》《神驼运山》等散文,以及焦玉洁的《夜宿炳灵寺》《梦飞拖龙山》,河流的《双狮迎宾》《元宝山》,柳小瑛的《飞来峰》等,将自然奇观赋予历史的灵性。

我对高玉萍印象很深,她美,可是从她美丽的外貌,无法想象她涉猎的多是历史题材,她是“知网”的供稿者。高玉萍深耕文化历史的田野,解码永靖内核,她的《神仙树仙山山》《神奇的抱龙山》《禹王峰》《女娲补天》等作品,将神话传说、人性关怀、地质奇观与人文精神交织在一起,用柔婉的抒情和凝练的语言,告诉读者一个不一样的神仙、不一样的禹王、不一样的女娲。高玉萍的散文,挖掘古老的神秘传说,揭示了黄河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共生。

刘家峡水电站作为新中国首座百万千瓦级枢纽,是中华民族驯服黄河的壮丽丰碑,更是大禹精神在工业时代的最好体现。而今日的文旅融合,使大坝从工业图腾蜕变为“蓝色黄河”的一道风景。作家手中的笔,对这座用青春与铁骨浇筑的“共和国水电长子”,给予了重点描述。孔令莲的《郭沫若游览刘家峡水电站》,通过细腻的笔触,生动再现了郭沫若游览刘家峡水电站的历史场景,文章结合郭沫若的《满江红》词作,描绘了刘家峡水电站的宏伟景象。王金云的《黄河明珠耀华夏——记刘家峡水电站50余载辉煌春秋》、吴建堂的《共和国的长子》《刘家峡的小火车》,用历史纪实笔法,重述“水电摇篮”的荣光。体现了作者对祖国建设成就的自豪感,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对现代工业成就的礼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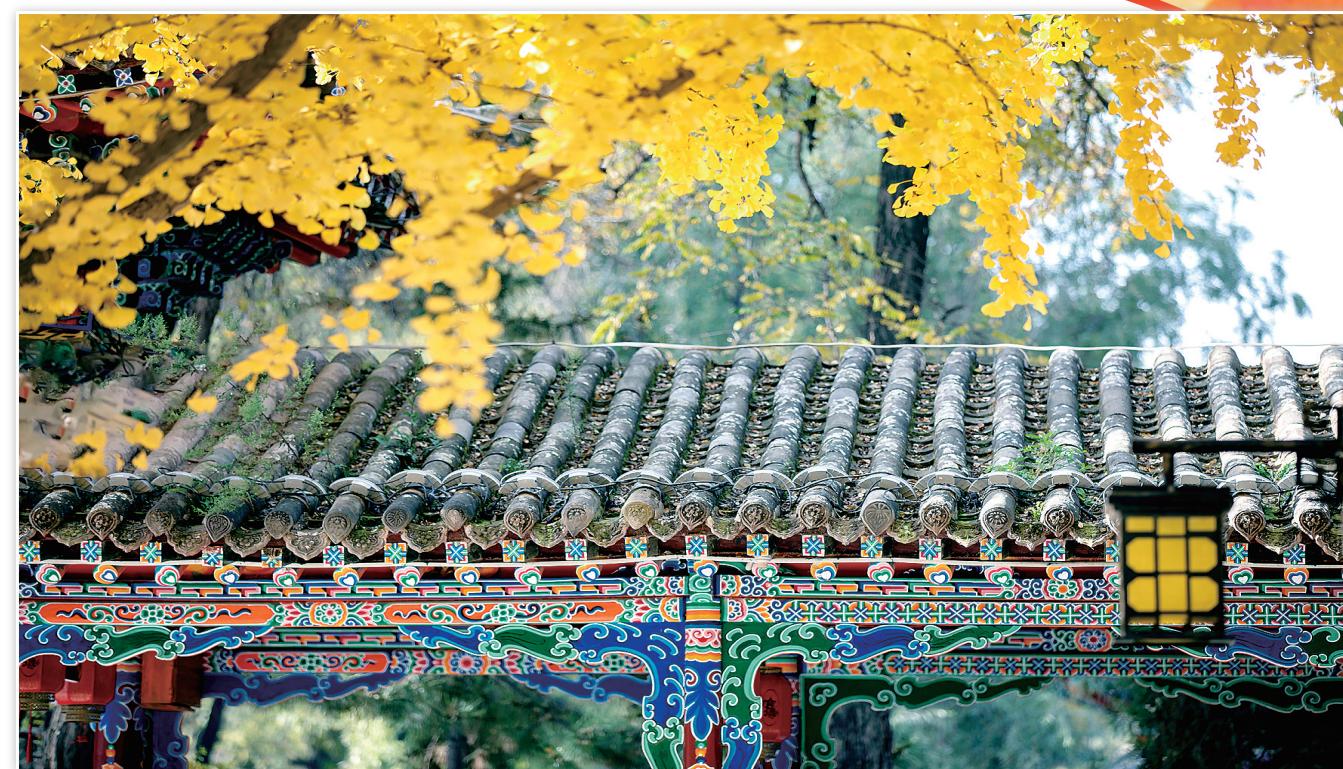
从炳灵寺石窟的千年佛光到恐龙足印的远古密码,从碧波荡漾的高峡平湖到“黄河花堤”的四季花海,从工业图腾到生态屏障,处处彰显着永靖在守护根脉中创新的智慧。

《永靖山河韵》这本散文集,以黄河为核心意象,将河流升华为文化血脉与精神图腾,文字磅礴而抒情,呼应了永靖“黄河文化”的诗意图表达。

《永靖山河韵》这部书的“韵”,体现在人与山河的共生关系中,体现在自然奇观与人文诗意的交响乐章中。《永靖山河韵》是对这片土地自然与人文之美的全景式呈现,既有地理奇观的震撼,也有诗意栖居的悠然。

这本书是将永靖的自然奇观、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熔铸在一起,内容既展现丹霞碧水、塬上农田的生态之美,又追溯历史、记录永靖奋斗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全面聚焦永靖山河韵味的文化作品全集和用文字反映永靖的时代画卷。

书香·阅读

秋 檐
杨敦 摄

◇ 马坚强

北塬塬头栈道闲吟

栈道萦纡树影斜,蹊峰临顶览烟霞。
从容俯瞰河州景,欣叹塬头好物华。

◇ 辛治国

北塬木栈道写意

塬头飞挂九旋梯,其势盘盘与壑齐。
忆昔登攀人浃汗,而今信步白云低。

◇ 温茂生

初冬的风

树上的叶子
一副懒懒的
模样,而清清的河水
依旧在那里
不停地撒欢。一股
猛烈的寒风
从树梢掠过,金叶
满地飘舞
活脱脱麦浪的翻版

健身跑步在
小河边上,胸前背后
热汗流淌,在寒风突然撞击下
顿感寒凉,口中热气从眼前
飘过
很像薄雾或许又像白霜

今睹树叶金黄懒散,不久后
草木又将重披
绿妆
弹指挥间
有梦早为敢为
方能对得住金子般的
时光

◇ 吴占玉

牛津河

我趟过无数条河流
可是
在我梦中流淌的
唯有故乡的那条河——
牛津河

她是太子山神遗落在山谷里的玉带
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又是从江南走来的女子
纤细、柔弱、温婉、执着
一生的爱献给了两岸热恋的土地

是她
用甘甜的乳汁
滋润田里的麦苗茁壮成长
是她
敞开热情的双臂
拥抱孩子们的童年
是她
用满腔的柔情
赋予旅游大道水的灵动与生气
是她
撩拨游子的双眸
把故乡深情的回望

牛津河,故乡的河
见证的是故乡的变迁
勾起的是无尽的思念
唱响的是盛世的欢歌

重温古诗词

关山月

唐·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 申瑞英

村里有个姑娘叫爱春

爱春,是我母亲的名字,恰如其人,她一生钟爱花卉,而自然界的花朵大多在明媚的春天绽放。每年春回大地,我家的庭院便热闹非凡,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花盆里,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卉竞相开放,生机盎然,随风摇曳。这些花卉,有的是集市上精心挑选的,有的是邻里慷慨相赠的,还有的是父亲陪母亲漫步山野时亲手挖掘的,无一不是母亲心中的至宝。

随着年岁渐长,与父母相聚的时光变得愈发珍贵。大学时期,我们只能在寒暑假相见。工作后,回家成了难得的假期犒赏,成家立业后,探望父母总是在无尽的等待之后。

每一次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坐在椅子上,满心期待地翘首以盼。拥抱时她全身颤抖、泪水涌出的场景,我永生难忘。每一次,行动不便的母亲都会坐在灶火旁,用她那因生病变形的双手点燃柴火,用父亲劳作归来的小米、红豆、南瓜,花费近两个小时为我熬制一锅香软的米粥,那慈祥的目光,我永生难忘;每一次,遇到大雨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的门廊下,欣赏着滂沱大雨从房顶倾泻而下,不时提醒我们添衣保暖,那关切的神情,我永生难忘;每一次,我随着父亲从田间带回茄子、豆角、黄瓜,或是那红透顶的桃子,撒娇地向母亲炫耀时,她总是招手让我们靠近,闻一闻、看一看,那喜悦与满足的微笑,我永生难忘;每一次,我回家总会把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房间弄得杂乱无章,而她总是默默地穿梭于各个房间,为我整理衣物,将歪斜的被子抚平,那温柔且毫无责怪的眼神,我永生难忘……

然而这一次,我寻遍了庭院的每一个角落,灶火旁、门廊下、母亲常待的床边、她钟爱的花丛中,却再也触摸不到母亲,听不到她轻柔的呼唤。那个疼我爱我的至亲,真的走了。一位作家曾说:“故乡就是那些在你年幼时爱过你、对你有所期许的人。”而我想说:“母亲,是无论我们年幼还是年老,始终如一爱着我们的人。”回首望去,我甚至没

有勇气去面对她的背影。她真的走了,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这成为了我生命中永远的痛,一根无法拔除的刺。

母亲年轻时,便以勤快著称,十里八村无人能及。在炎炎夏日的正午,当别人都在午休时,母亲不是在河边浆洗衣物,就是在挑水缝补,从未有片刻休息。实际上,这已是她一天中忙碌的第二阶段。清晨,天还未亮,母亲便是全家最早起床的人,洒扫庭院,烧火做饭,成为姥姥家中不可或缺的支柱。母亲虽不喜文墨,不好读书,却以她的方式全力支持我的求学之路。印象中,我读书时母亲常常催促我到外面玩耍,唠叨着: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别累着,出去玩一会儿。而我就是从低头伏案中顺从地出去,丢沙包、滚铁环、捉迷藏,直到母亲又一声声地呼唤:快回来,做了饺子,吃饭了,气喘吁吁中我跑回家狼吞虎咽起来。现在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她一生爱整洁,衣裤总是干净平整,她所到之处,不允许有任何褶皱杂乱。即使在晚年生病期间,她也绝不允许自己衣着不整,嘴边留有一粒米。

母亲走的那一天,天空原本阴沉,预报中的雨却迟迟未至。亲朋好友一同陪伴母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当一大家人返回庭院,有的人匆匆离去,有的人默默返回,姐姐忙前忙后,而我则在迎接送往中穿梭。一切渐渐平息之时,天空乌云密布,紧接着便是一场倾盆大雨,将几天中杂乱的庭院冲刷得一尘不染。仿佛母亲在天之灵,依旧保持着她一生的习惯——做事利落,不愿给别人添一丝麻烦。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我常挂在嘴边,却未曾料到,当现实的重锤无情落下,那股剧痛竟是如此难以言喻。一别,便是千秋,再也无法相见、拥抱、絮叨、牵挂,永远地失去了这些可能。在茫茫人海中,我遇见了你,我的母亲,在无垠的时间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我们恰好相遇,除了轻轻说一句:“妈妈,你等我回来啊!”我仿佛听到了18岁的自己的声音。那时的我,背上行囊,昂首阔步,踏上成长的路途,未曾回头。

◇ 陈进坚

初冬遐想

今日见草木凋零,在寒风中瑟缩挣扎,心底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不是单纯的伤感,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从孕育到生长,再到坦然凋零,每一段历程都是独特的传奇,都值得尊重称赞。

我总以为自己足够坚强,即使撑不住时,也习惯将脆弱藏进沉默里。独行于风雨中,没有伞就任凭淋透,在岁月的捶打中遍体鳞伤,仍咬着牙挪步向前。也曾怀疑自己,抱怨命运,可时钟的嘀嗒从不停歇,阳光纵有照不到的角落,日子总得继续,太阳依旧会在清晨爬上山头。人来人往,潮起潮落,花开花谢,我还是那个在喧嚣里守着本真的自己。形形色色的面孔,瞬息万变的故事,一半欢喜一半忧的思绪,都成了生命空白处的注脚,让日子有了温度。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成年后反倒频频回望童

年。那时在老树下乘凉,从不知米面粮油的琐碎,不懂人情冷暖的复杂,简单的快乐像夏日阳光一样透亮。直到当年那棵小树长成参天大树,为路人撑起一片荫凉,才忽然懂了生活的重量——原以为是“不易”二字,藏在每片舒展的叶子里。如今看枯叶簌簌飘落,只剩嶙峋的枝干在风中挺立,忍受着寒风的戏谑。它像在对自己说:要挺住,挺过这个冬天,春天就会带着新绿回来,一切都能重新开始。家门口的老榆树还在,守着它扎根的土地,只是比从前苍老了。裸露的根茎,裂开的树皮,每次望见都忍不住心痛。可它总在那里:我回家时,它在门口静静等候;我离家时,它又默默目送,风雨无阻,数十年如一日,像个沉默的老友,把时光酿成了最绵长的牵挂。